

WHAT GOOD ARE THE ARTS?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知识分子应当拥有原创力和逻辑性，有趣而不乏常识。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像约翰·凯里教授。

——朱丽·伯奇尔

艺术有什么用？

|| [英国] 约翰·凯里 著 | 刘洪涛 谢江南 译

什么是艺术品？

高雅艺术就更好吗？

科学能否提供帮助？

艺术能使我们变得更好吗？

艺术能成为宗教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J-49/9

2007

艺术有什么用？

丨[英国] 约翰·凯里 著 丨刘洪涛 谢江南 译

什么是艺术品？

高雅艺术就更好吗？

科学能否提供帮助？

艺术能使我们变得更好吗？

艺术能成为宗教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有什么用? / (英) 凯里 (Carey, J.) 著; 刘洪涛, 谢江南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9

书名原文: What Good are the Arts?

ISBN 978-7-5447-0216-4

I. 艺... II. ①凯... ②刘... ③谢... III. 艺术-普及读物
IV. J-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9060 号

WHAT GOOD ARE THE ARTS? by John Carey

Copyright © 2005 by John Car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oby Eady Associate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6-107号

书 名 艺术有什么用?
作 者 [英国]约翰·凯里
译 者 刘洪涛 谢江南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Faber and Faber,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216-4
定 价 18.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艺术之用：后现代语境中的“污名化”诠释

“艺术品是什么？”“高雅艺术就更好吗？”“艺术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吗？”“科学能否提供帮助？”“艺术能成为宗教吗？”提出这些尖锐问题的是英国批评家约翰·凯里，他以前是牛津大学英语教授，离开学界后成为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书评家，新近的头衔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奖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这位经历十分复杂、因喜欢标新立异而备受争议的后现代批评家，在其1992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中，对萧伯纳、威尔斯、伍尔夫、劳伦斯、福斯特等英国著名作家大肆抨击。在2003年担任布克奖评委会主席时，凯里力主把大奖颁给一位名不见经传、只写过一部小说的DBC·皮埃尔，从而引起轩然大波。2005年，在布克国际奖颁奖仪式上，又是凯里发声，激烈批评英国文学界和出版界“沆瀣一气”，阻止本国读者接触到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在2005年最新出版的这部《艺术有什么用？》中，凯里通过解答上述一系列问题，对艺术存在的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结论是颠覆性的，全盘否定了西方18世纪以降对艺术社会功用的正面看法。在他看来，所谓艺术是“神圣的”，艺术“在灵魂的最深处激起爱”，它比实际生活拥有“更高的真实，更坚实的存在”，它表达的是“永恒”和“无限”，它“揭示了世界最内在的本质”，这些说法都是夸大其词，是经不起推敲论证的。这种给艺术泼污水的结论由于作者提供的大量实例而难以撼动，因而对经典的艺术社会功用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完善和发展我们的艺术功用理论，是摆在美学工作者

面前的艰巨任务。为使国内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部有代表性的后现代艺术批评著作,我们将此书译出,并对其要点加以介绍。

在凯里的所有叛逆性言论中,对艺术品的定义恐怕是最惊世骇俗的。经典美学或艺术理论告诉我们,艺术品属于事物的特殊种类,它包含着某种神秘成分,如黄金分割,或先验、普遍、永恒的真理;艺术的奥秘不是人人都能够鉴赏领悟的,只有那些天赋高超之人,在纯粹沉思和内省状态中,才能够加以辨析和证实。习惯于接受这一理论的读者听了凯里的结论肯定会目瞪口呆,因为他认为,“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是因为有人认为它是艺术品。”在此主观性、任意性极强的标准面前,“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品”。你可以对凯里的结论嗤之以鼻,但面对凯里提供的大量实例却未必能够给予有力的辩驳。马塞尔·杜尚“恶搞”达·芬奇,给他的蒙娜丽莎画像添上一撇胡子,如今人们认为这是一件艺术品。同样是杜尚的陶瓷小便池,皮耶罗·曼佐尼的罐装粪便,马尔克·奎因的冷冻血液雕像,也被看成“艺术品”,受到艺术界及收藏家的追捧。这说明从客体类别上是无法区分什么是艺术品的。凯里同样以大量实例证明,把作者的身份作为判断的依据,把带有“创作艺术品的意图”作为区分艺术品的标准,让艺术批评家来决定什么是艺术品,也是错误的。在凯里所列举的大量实例面前,原先人们头脑中似乎清晰的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但凯里的目的并非要自作聪明去“厘清”艺术品的定义,而是想给出艺术品定义的最大公约数。他认为这个最大公约数是个人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艺术品不取决于客体自身的物理属性,不取决于作者的身份及其意图,也不取决于艺术批评家的权威意见,而在于个体的人如何看待它。所以凯里说:“只要某人认为某物是艺术品,它就是艺术品。”从消极的一面看,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抹杀了人类

文明的伟大创造；从积极的一面看，凯里的结论揭去了包裹艺术两百多年的神圣外衣，把艺术还原为庸常凡俗之物，并且把艺术的认定权交到普通人手中。

凯里在本书中还揭示了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地位之争背后的权力运作。长久以来，艺术的高雅和大众之分，以及高雅艺术（指古典音乐、严肃文学和以往大师的绘画等）更优越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人们普遍相信，高雅艺术更深刻；高雅艺术超越了感官享乐，追求精神的满足，带给人的体验在本质上比低俗的大众艺术要有价值得多；而且，高雅艺术吸引的是社会地位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不言而喻，对高雅艺术的喜爱，也就成了社会身份和心灵境界的象征。但凯里在书中驳斥了所谓高雅艺术唤起的情感更强烈、更深刻、更普遍的观点。他对高雅艺术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说法也嗤之以鼻。他更把高雅艺术鼓吹的“神圣性”和“精神性”，与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大厦的行为联系起来，指出二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低俗”、“物质”之人及其生存意义的漠然和轻视。通过大量实例，凯里揭示了高雅艺术的种种“原罪”，挖掘出追捧高雅艺术背后隐含的阶级偏见、专制和特权思想。

与对高雅艺术充满敌意的态度相反，凯里对大众艺术则赞赏有加。一方面，他回应了许多批评家对大众艺术的尖锐批评，同时援引一些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大众艺术表达的情感远比高雅艺术表达的更广泛，更持久，更符合广大人类的需要，因此它比高雅艺术更优越。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贯穿大部分历史的艺术实践都是服务于人类进化的目的，它们是公共的，是实用的，因而是大众的。再者，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狩猎采集生活是人类正常的生活状态，人类的心智和新陈代谢、人类的恐惧和渴望，都是在狩猎采集时期形成的，只是到最近一万年，这种生活才被村社农耕

取代,而现代城市生活,就仿佛在昨天才刚刚开始。其结果,正如人类学家经常指出的一样,是当代人类仍然有着石器时代的心智、石器时代的需求。许多大众艺术形式,如妇女时尚、园艺、足球等,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大众艺术包含的暴力、肉欲主义、逃避主义、对浪漫爱情的迷恋等特质,与人类在远古时代形成的本能和最基本的人性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因而更能够满足人类还十分原始的心智需要,这种需要是从我们远古先人经过成千上万年遗传下来的。从人类漫长的历史来看,大众艺术及对它的需要是一个常量,而所谓高雅艺术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艺术能否使人类更加完善?经典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对艺术的社会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以降,随着宗教的作用逐渐式微,精神价值观从神界向世俗转移,艺术能够从道德、情感、精神上改善人性的观念更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对艺术的图腾崇拜,坚若磐石,不容动摇。但凯里在本书中,却试图动摇这个基础。在他引用的大量例证中,一些调查统计的数据显得颇有说服力。例如,调查表明,戏剧工作者往往对他人的情感表现得十分冷漠,认为那是被娱乐、被取笑、被操纵的东西;他们很难拥有正常的家庭关系,离婚率也比一般人高出很多。对监狱艺术活动的调查同样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一个著名案例是美国一个名叫杰克·亨利·阿波特的杀人犯在作家梅勒的帮助下爱上了写作,他在监狱写的作品成了畅销书。后来阿波特获得假释。正当大家为阿波特悔过自新感到欢欣鼓舞时,他仅仅因一次小小口角刺死了二十二岁的演员兼作家理查德·阿丹。他被重新送回监狱,后上吊自杀。这一案例同样证明了艺术社会功能的不彰。凯里进一步注意到,在国家体制中,艺术品的社会功能如果被过分夸大和崇拜,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些学者眼中,西方艺术史并不是人类文明的里程

碑,而是特权、不平等和社会不公的里程碑,究其原因,就是艺术品被统治者当作虚假的精神维度,供奉在国家美术馆、歌剧院等地方,以此来荣耀当前的社会体制和特权。而一旦艺术品被赋予神性地位,比较而言,人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凯里指出,纳粹德国时期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分子中许多人都是艺术忠实、狂热的爱好者。纳粹集中营的长官在处决犹太犯人前要欣赏他们弹奏的弦乐四重奏,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研究过建筑学,戈林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希特勒1933年担任德国总理后在文化上的投资从来不遗余力。希特勒甚至对盟军轰炸德国城市持欢迎态度,因为他认为轰炸为实施新的城市规划扫清了道路。凯里认为,英国皇家收藏了七千多件油画,五十多万件版画和素描类作品,作为图腾之用,以记录主人的精神权威,这种做法,与纳粹分子的艺术崇拜在性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尽管凯里用大量实例破除了笼罩在艺术上的神圣光环,但他也承认,艺术对人类道德改善的作用仍然是一个无法完全破解的谜。艺术体验怎样影响人的行为?艺术体验是否会增加人的无私和慈善?艺术爱好的丧失与反社会行为之间是否有关联?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在更细致、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和调查中得出,而不是像目前所做的那样,仅仅提出一些散漫的、毫无根据的假设。

凯里在总体上否定艺术之用的背景下,对作为特殊艺术类型的文学却持正面看法。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他论述了文学的特性和重要意义。在凯里看来,文学的优势首先在于它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是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无法做到的。文学还具有道德教化功能。虽然凯里在此前的章节里,把艺术品的社会功能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在这一部分,却不得不承认至少在文学领域,道德教化是一个常数,也是其重要的社会责任。历史上,有关文学道德教化的论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凯里没有重复旧说,而是另辟蹊径,重

点讨论了文学道德说教的矛盾性问题。他把文学中对相同道德问题的截然相反的意见罗列在一起,强调了文学“多样性”、“多声部”和“复调”的本质。凯里还讨论了文学的想象力和模糊性的问题。他指出,由于人类语言能力的发育比感觉器官的发育晚得多,文字远不能够胜任触觉、味觉和嗅觉所承担的工作,因此指望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原样地复制、忠实地再现现实生活是不可能的。文学具有模糊性,这看起来显示了语言的不足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恰恰是文学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文学语言的模糊性,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文学中的物景、音响、气味、口感和质感虽然朦胧含混,但这恰恰意味着它们可以随着读者进行调整。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调动个人记忆宝库中的物景、音响、气味、口感和质感。这种由模糊性带来的想象优势是其他艺术的清晰明确性无法比拟的。像莎士比亚戏剧、布莱克诗歌中的许多形象,都带有极大的模糊性,人们很难确定它们究竟指的是什么。当这种模糊性达到无意义的程度,或者说,达到不得不完全由读者创造意义的地步时,那些词汇所代表的明晰的、逻辑的分类就被抛开,艺术形象则浑然天成。

凯里不属于学院派风格的理论家,他吸收和利用了当代艺术研究中实验派的最新成果,以大量实例,而非纯粹的演绎、玄想和假设,系统论述了艺术的若干根本问题。其思想之敏锐,对艺术定见和常规的解构之彻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凯里对艺术之用的批判,也有其极端和片面之处,粗糙的论述比比皆是。他混淆艺术品的界限,抬高大众艺术、贬低高雅艺术,把艺术的社会功能一概抹杀,就其在书中提供的论据来看,许多也是难以服众的。他在讨论艺术社会功能时所举的监狱艺术教育的例子中,许多都是积极和正面的;但对这些例子,凯里往往强词夺理,否认是艺术本身在

发挥作用。他关于文学的意见,许多也是老生常谈。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应该注意的。

刘洪涛

2007年6月

致 谢

本书第一部分的初稿是我在伦敦大学学院 2004 年春季诺思克利夫讲座上的讲稿。感谢约翰·萨瑟兰德教授邀请我，也感谢丹尼·卡林教授、海伦·汉克特博士，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的其他师生员工对我的热情欢迎。

在写作和交谈中帮助过我的人很多，恕我不能在此一一道及。我尤其要感谢黛娜·柏奇、罗伯特·福格森、皮特·坎普、沙尔卡·库赫诺娃和亚当·菲力普斯，感谢他们的意见和鼓励。我很庆幸自己能够从他们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大约五年前一次午餐时，费柏出版公司的朱利安·路斯建议我使用本书现在的标题，那时本书还未著一字。此后，他一直耐心地等着，堪称楷模。

在讨论核磁共振成像在审美探索中的潜在作用时，我从牛津约翰·拉德克里夫医院的乔·德韦林博士以及曼彻斯特大学的马修·兰登·拉尔夫教授那里受益。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帮助，把那些艰深的知识给我这个门外汉讲解得明白易懂。

我在 BBC 广播电台第四台录制系列节目《心灵阅读》时，朱利娅·阿丹姆森和罗尔·温德穆斯迫使我理清了我的一些想法。这套节目 BBC 广播电台第四台已在 2004 年 11—12 月间播出。这对本书的写作也颇有助益。

在我多年的阅读准备工作中，我的儿子利奥·凯里使我注意到放在他桌上的《纽约人》介绍的相关美国出版物。这使我花在图书馆里的时光似乎没那么孤单。我的妻子吉尔也始终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本书的写作，她通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目 录

What good are the arts?

导言 / 001

1 什么是艺术品? / 005

2 高雅艺术就更好吗? / 031

3 科学能否提供帮助? / 061

4 艺术能使我们变得更好吗? / 087

5 艺术能成为宗教吗? / 123

6 文学和批判智能 / 155

7 创造性阅读:文学和模糊性 / 199

后记 / 238

参考文献 / 248

索引 / 256

导 言

在西方,两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对艺术夸大其词。人们宣称艺术是“神圣的”,它“把我们与上帝联结在一起”,是“上帝王国在地上的显现”,它“灌输神的旨意”,“在灵魂的最深处激起爱”,艺术比日常生活拥有“更高的真实,更坚实的存在”,它表达的是“永恒”和“无限”,艺术“揭示了世界最内在的本质”。这些信手拈来的溢美之词,反映了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以降,到当代美国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的一系列权威观点,这样的观点还可以无限增加。(见 Hartman, 155; Holland, 73; Osborne, 115; Storr, 17, 145; Hegel, i ii; Murdoch, 83)

即使那些不大愿意将艺术归入神圣之物的人,也常常感到艺术营造了一块圣地,那里容不得肯定会玷污它的势力,尤其是金钱和性。澳大利亚批评家罗伯特·休斯说,看到一幅凡·高的风景画,作为艺术家被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折磨得发疯的痛苦见证,正挂在一位百万富翁的客厅里,很难做到凝神默想而不感到恶心。[Hughes (1991), 270]他道出了大家普遍的不安。对许多人来说,徜徉在一件件公共艺术收藏品前,只要想到经济法则在这个地方神奇地失了效,就会感到愉悦,因为展出的珍宝不是那些私人贪婪的梦想所能觊觎的。

真正的艺术应该避免引起性的念头,也应该清除铜臭气,自我们的艺术观念从 18 世纪开始系统阐述以来,这一直是一个原则。现在,互联网最普遍地被用来提供色情图像,似乎这些色情图像成了我们世界中最受追捧

的艺术品。然而，我们还是严格地把它们排斥在真正艺术的范畴之外；一旦涉及儿童色情，甚至还要将提供者绳之以法。新教改革时期，如果谁拥有耶稣基督或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就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自这一反对偶像崇拜的怒潮中止以来，我们又重新上演了历史上的一幕：因为看了不该看的图片而把人送进监狱。

传统上，艺术排除某类人，也排斥某类经验。艺术评论家总是强调他们精神上的收获，尽管这很吸引人，但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叔本华告诫大家：“各类艺术中最优秀的作品，最卓越的天才之作，对愚钝的芸芸众生来说应该永远是高深莫测的，是不可企及的。他们被一道深深的鸿沟隔离着，就如同常人永远无法进入王子的世界。”(Schopenhauer, Book 3 Section 49) 一些热衷于艺术的人认为，实际上这种孤傲特立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平等就是受奴役”，法国小说家居斯塔夫·福楼拜写道，“这也正是我热爱艺术的原因。”(引自 Bourdieu, 576) 正如美国先锋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指出的，普及教育培养了一群粗通文墨之人，他们“对真正的文化价值麻木不仁”，而粗俗地鼓噪他们欣赏的堕落艺术，这污染了审美环境，是 20 世纪普遍的悲哀。(见 Greenberg, i 12)

当真正的艺术恰当地作用于一个恰当的人身上时，应该带给他怎样的心灵激荡？这个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调查过。艺术爱好者常说，他们拥有比其他人更“优雅的感受力”，但这是很难测量的。有各种测试来评估一个人的智力，但没有什么客观的计算方式能够评估这种优雅。部分原因是，在这一领域提出一个主张或反对一个主张都会引发充满激情的义愤。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诺贝尔特·埃利亚斯讲述了 11 世纪一个威尼斯总督迎娶希腊公主的故事。(见 Elias, 557) 对她来说，拜占庭式的圆形餐刀是司空见惯的，可威尼斯人却从未听说过。当威尼斯人看见这位新的总督夫人用带有

两个金色尖头的东西往嘴里送食物时，他们觉得这是可怕的罪过。威尼斯人随着天性用手指拿取食物，她的过度优雅被看成是对威尼斯人的侮辱。总督夫人受到神职人员的申斥，他们降天怒于她。很快，总督夫人就得了可怕的疾病。意大利的神学家圣波纳文图拉毫不犹豫地称这是神的审判，他后来被教皇西斯图斯五世提名为基督教会最伟大的博士之一。

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环绕艺术品的神圣光环使得有关艺术修养高下的品评特别容易伤害人和令人难堪。在 20 世纪 60 年代，绘画艺术走向衰落，代之以各类概念艺术、表演艺术、身体艺术、装置艺术、偶发艺术、录像节目、计算机程序，使得上述情形进一步恶化。这些新的艺术形式激起很多人的义愤，因为它们就跟总督夫人的餐叉一样，似乎有意侮辱了人们因袭的审美趣味（实际上就是他们常态的自己）。这些新的艺术作品也隐含地把那些不能欣赏它们的人归入低人一等者，认为他们缺乏欣赏这种艺术所要求的特殊才能；它们也在其信众中培养这种欣赏才能。出于报复，那些不喜欢新型艺术形式的人就指责它们不仅不真实，而且不诚实，是打着虚假的幌子，寻求进入真正艺术的神圣殿堂。

在本书中，我将试图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在我看来，正是这些问题承载了我们今天的怨愤和困惑。我要问什么是一件艺术品？为什么“高雅”艺术就应该被认为比“低俗”艺术更好？艺术是否能使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相信艺术是神圣的，有精神意蕴，那么艺术真能代替宗教吗？近年来，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科学家不断提升对艺术的关注程度，试图弄清楚当我们观看艺术品时，身体上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将会评估他们研究的结果，同时尽我所能解释清楚，为什么科学无助于解决有关艺术价值的争论。

艺术品神圣的概念意味着其价值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我应该明确的是，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很明显，价值不是客体固有的，而是评价客体价

值的人提供的。尽管这让审美选择成为一种个人意见,但我认为它的意义并不因此而降低。相反,对我们的生活而言,审美选择与伦理选择同等重要。虽然不能通过参照一些固定的或超验的标准来证明艺术的合理性,但完全可以用理性的解释来为艺术辩护。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将通过思考文学如何作用于我们,通过参考一些文献中记载的文学有力量改变人的事例,来证明文学优于其他艺术种类,尽管这种主张完全是个人的和主观的。

1

什么是艺术品？

“什么是艺术品？”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迄今没有人找到答案，也许要找到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在这一章里将尝试给出一个答案。

首先要说明，下面我将从世俗的观点加以阐述。也就是说，我将排除对宗教信仰的考虑。这不是出于对宗教的不敬，而是担心宗教信仰会在不知不觉从根本改变讨论的条件。如果你相信一神或诸神，对“什么是艺术品？”的回答就取决于你的一神或诸神如何看待它，也就是说，假如你的神对艺术有兴趣的话。我多说这么一句，是因为有的神似乎对艺术不感兴趣。天主教评论家雅克·马利坦预言说，在最后的大审判时，基督教的上帝将烧毁帕台农神庙、沙特尔大教堂、西斯廷教堂以及《C 小调弥撒》（见 Tillman, 479），这些足以证明我们不应该在艺术中寻找永恒的生命。这根本不是一个爱好艺术者的行为。《出埃及记》第 20 章第 4 节中记载了上帝的律法：禁止一切雕像和画像，这就意味着对视觉艺术明显的反感。然而《圣经》中的上帝毫无疑问应该知道真正的艺术品是什么，因为他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结果，基督教坚信艺术具有一种绝对的、永恒的价值，纵使上帝并没有赐与所有凡人这方面的知识。在下文中，我将不会对这种由上帝裁决的绝